

古文世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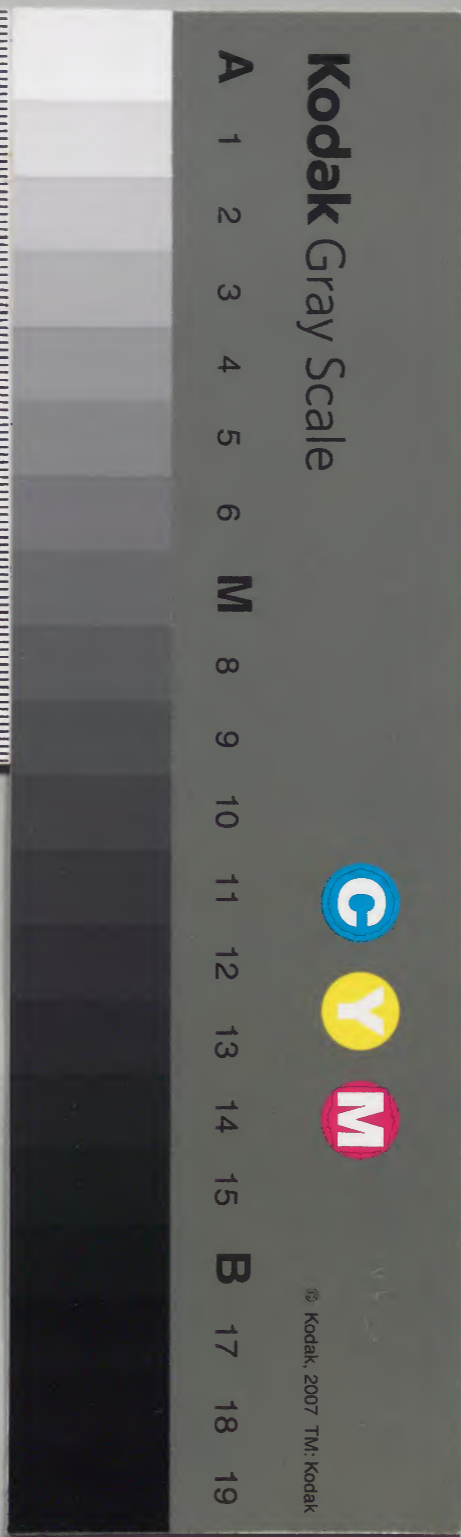
五之六



漢書門			
三五九函	三七三二號	九七函	五〇冊

內閣文庫			
三五九函	三七三二號	九七函	五〇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732	
冊數	50 ( 3 )		
函號	359	54	





古文世編卷之五

一字篇

二柱篇

三極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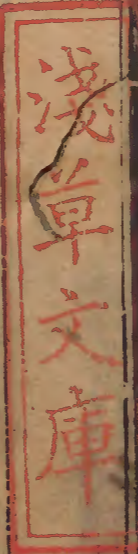
四符篇

五鑑篇

六七篇

七釜篇

八籌篇



關令尹喜

九藥篇

諫上

晏嬰

諫下

問上

問下

雜上

外篇

始計

孫武

作戰

謀攻

軍形

兵勢

虛實

軍爭

行軍篇

九地

用間

仁本

司馬穰苴

天子

孔子贈

程本

晏子問黨

大道

北宮意問

執中

神氣

精誠

辛鉞

符言

上德

微明

自然

上仁

無厚篇

鄧析

轉辭篇



古文世編卷之五

龍城玄之陳原道

西吳去聞潘士達編 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一字

關尹喜

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  
戛戛乎鬪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  
而覘之而噴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

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爲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道無我聖人不見已進道已退道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

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盂高之存金仔玉中之存角存羽卑之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

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乎物迭迭而無非乎電之逸乎沙之飛乎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爲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不一害一

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  
幸賜于天卽而就之魚釣斃焉不知我無我而  
逐道者亦然

以事建物則難以道棄物則易天下之物無不  
成之難而壞之易

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  
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

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  
者能見明中區事

小人之權歸於惡君子之權歸於善聖人之權  
歸於無所得惟無所得所以爲道

吾道如劍以刃割物卽利以手握刃卽傷

籩不問且豆不答籩瓦不問石石不答瓦道亦  
不失問歟答歟一氣往來道何在

仰道者歧知道者駸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  
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歎不恃道而豐不借道于  
聖不賈道于愚



二柱

關尹喜

若椀若盃若瓶若壺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兆  
龜數著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  
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  
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卵  
生一牡一牝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愛  
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為水觀為火愛執而  
觀因之為木觀存而愛攝之為金先想乎一元  
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以



合彼之理則象存焉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為天自中而降為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為火降者為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為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木之為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為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為精為天火為神為地木為魂為人金為魄為物運而不已者為時包而有在者為方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

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計天地者皆我區識譬如手不觸刃刃不傷人

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盞不汲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

天非自天有為天者地非自地有為地者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知此

無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  
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渾  
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已之

三極

關尹喜

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  
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  
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  
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  
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  
以外之故含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  
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  
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

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  
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  
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  
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  
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  
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  
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聖人之道或以仁爲仁或以義爲仁或以禮以  
智以信爲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  
不膠天下名之不得

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  
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爲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工不離是非能雖  
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聖人假此  
以示天下天下冥此乃見聖人

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綱罟師拱鼠制禮  
師戰螳制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

萬物唯聖人同物所以無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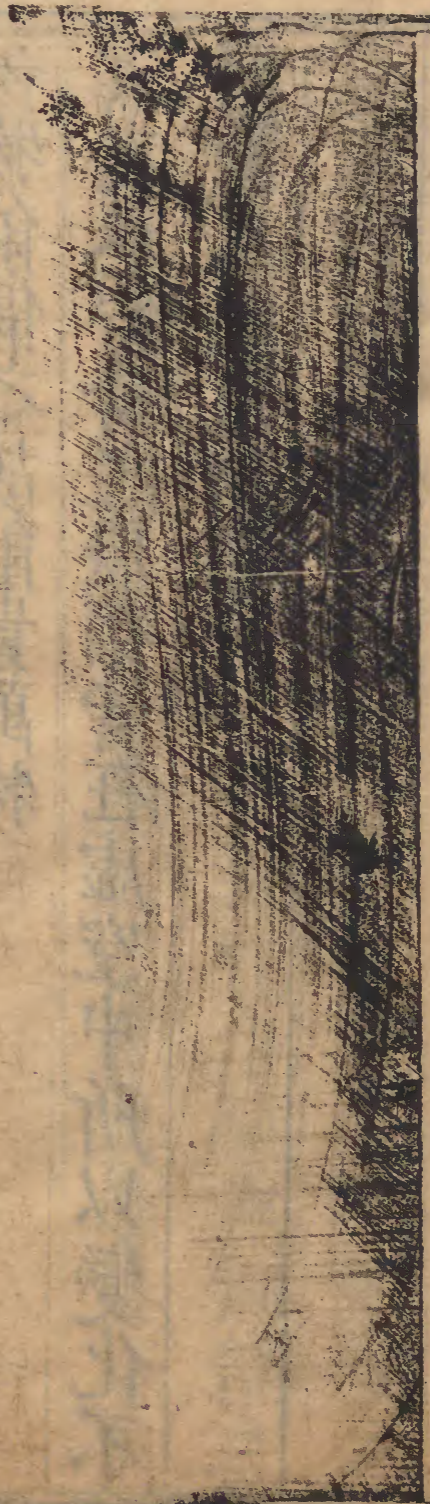
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裴裴然所以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

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聖人道雖虎虎變事則鼈行道雖絲焚事則綦布

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子子爾胡然徹徹爾胡然堂堂爾胡然滅滅爾唯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貴萬物

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人之道則然



四符

關尹喜

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  
 故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智崇無人一奇無人  
 冬凋秋物無人黑不可變無人北壽無人皆精  
 舌即齒牙成言無我禮卑無我二偶無我夏因  
 春物無我赤可變無我南天無我皆神以精無  
 人故米去殼則精存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  
 見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抱神者  
 時晦明時強弱在彼者非此

衆人以魄攝魂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聖人以  
 魂運魄者木有餘則金不足也蓋魄之藏魂俱  
 之魂之游魄因之魂晝寓目魄夜舍肝寓目能  
 見舍肝能夢見者魂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  
 曰天地者魂徃習也夢者魄無分別析之者分  
 別析之曰彼我者魄徃習也火生土故神生意  
 土生金故意生魄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意之  
 所動不名意名魄唯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  
 皆因思慮計之而有是以萬物之來我皆對之

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  
 意矣蓋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魄矣蓋無土則  
 無金一者不存五者皆廢既能渾天地萬物以  
 為魂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為魄凡造化所妙皆  
 吾魂凡造化所有皆吾魄則無有一物可役我  
 者

魂者木也木根於冬水而花於夏火故人之魂  
 藏於夜精而見於晝神合乎精故所見我獨蓋  
 精未嘗有人合乎神故所見我同蓋神未嘗有

我

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作我而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不窮摩火以養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內以延精神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之矣

庖人羹蟹遺一足几上蟹已羹而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爾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生死

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無或曰死已亦有亦無或曰當喜者或曰當懼者或曰當任者或曰當超者愈變識情馳騫不已殊不知我之生死如馬之手如牛之翼本無有復無無譬如水火雖犯水火不能燒之不能溺之

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  
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  
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  
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不可謂之在我不可  
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  
彼我之則愚  
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知夫  
唯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變

五鑑

關汗喜

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

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

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

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不可謂之在我不可

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

彼我之則愚

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知夫

唯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變



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惟一我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歛起滅爾吾心有大常者存

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來于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浮

然

賢愚真偽有識者有不識者彼雖有賢愚彼雖有真偽而謂之賢愚真偽者繫我之識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真者亦偽矣

六七

關尹喜

好仁者多夢松栢桃李好義者多夢刀兵金鐵好禮者多夢簠簋籩豆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山嶽原野役於五行未有不然者然夢中或聞某事或思某事夢亦隨變五行不可拘聖人御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

有人問於我曰爾何族何氏何名何字何食何衣何友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我時默然不

對一字或人扣之不已我不得已而應之曰尚  
自不見我將何為我所

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無有一  
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五物可以養形  
無一物非吾之形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  
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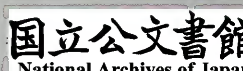
七釜

關尹喜

室中有常見聞矣既而之門之鄰之里之黨既  
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  
之得失成之是以聖人動止有戒

天下之理是或化為非非或化為是恩或化為  
讐讐或化為恩是以聖人居常慮變

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  
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萬化雖  
移不能厄我



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譬如風雲須臾  
變滅金玉之性歷久不渝人之輕明者能與造  
化俱化而不留殆有未嘗化者存

夫天下之理無一不化無一不變無一不與造化俱化而不留殆有未嘗化者存  
夫天下之理無一不化無一不變無一不與造化俱化而不留殆有未嘗化者存  
夫天下之理無一不化無一不變無一不與造化俱化而不留殆有未嘗化者存  
夫天下之理無一不化無一不變無一不與造化俱化而不留殆有未嘗化者存  
夫天下之理無一不化無一不變無一不與造化俱化而不留殆有未嘗化者存

八籌

關尹喜

水潛故蘊為五精火飛故達為五臭木茂故花  
為五色金堅故實為五聲土和故滋為五味其  
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  
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  
可執謂之一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  
五不可執謂之非一或合之或離之以此必形  
以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爾物不知我我不  
知物

鳥獸俄啣俄句句俄逃逃草木俄茁茁俄亭  
 亭俄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能繫有運者存  
 焉爾有之在彼無之在此鼓不桴則不鳴偶之  
 在彼奇之在此桴不手則不擊均一物也衆人  
 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  
 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不執之  
 卽道執之卽物

九藥

關尹喜

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  
 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  
 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  
 天既無可必者人人無能必者事惟去事離人  
 則我在我惟可卽可未有當繁簡可當戒恐可  
 當勤惰可

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  
 知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

足以勝物故怯

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未者可以立本

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  
銳斯挫矣威鳳以難見為神是以聖人以深為  
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為紀

瓶有二竅以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  
升則不降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  
是以聖人不先物

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

出於是非賢愚之外故久德交者則有是非賢  
愚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

不可非世是已不可卑人尊已不可輕忽道已  
不可訕謗德已不可鄙猥才已

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  
不在辯而在訥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  
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  
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

古文世系 卷之五 三十五  
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止  
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爲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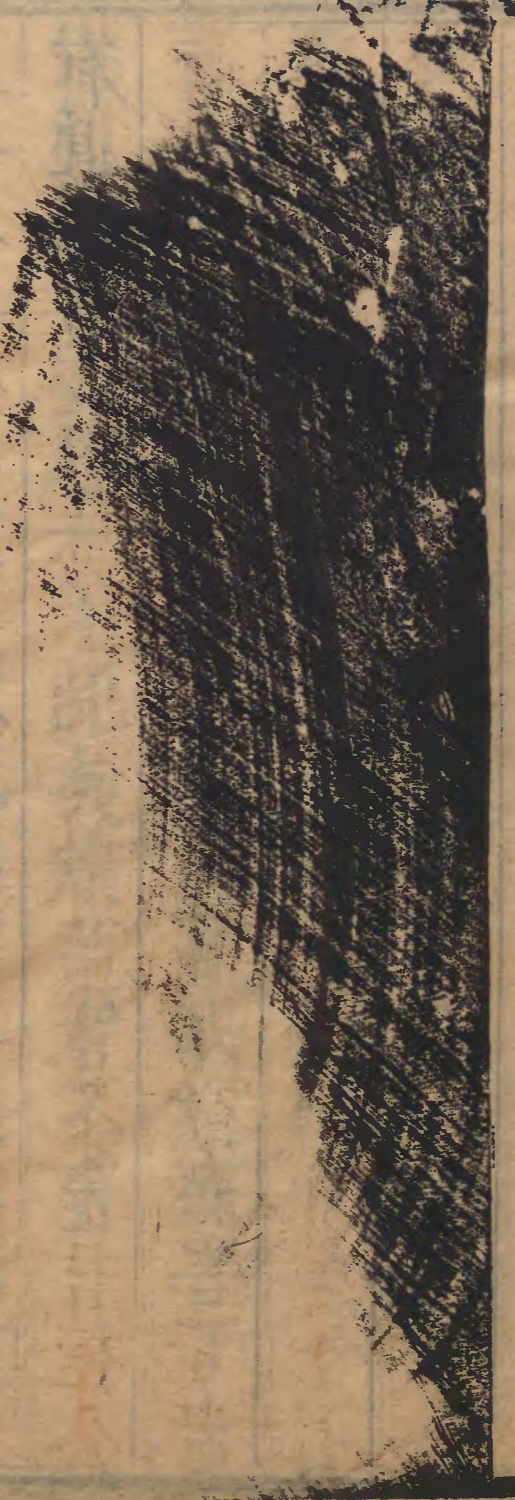
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短少智  
者不爲人所勞少能者不爲人所役

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  
俱利俱害必居一于此矣喻道者不言

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易不信聖  
人難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夫不信千  
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

事

人徒知僞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  
真失徒知僞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  
有真非



入於... 中... 其... 大... 和... 不... 賦... 其... 之... 中... 亦...

諫上

晏嬰

景公疥且瘡暮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於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為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為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

衆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  
民衆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於上帝者多矣  
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  
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  
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  
然刑無罪夏商所以滅也

景公遊於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  
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  
使君之年長於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

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  
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於民公曰誠有鄙民  
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晏子諫  
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  
者治之君得罪於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  
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於是賜封人麥丘以  
為邑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久雨矣民  
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



少賦歛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

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於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

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陞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恠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饑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饑寒令所睹於塗者無問其鄉所睹於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

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明其所善也

景公畋於罟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韋衣冠望遊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為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為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為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于牛存矣為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于

游存矣爲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爲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由存焉爲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於是罷畋而歸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於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爲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於百姓兵弱於隣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

公喟然嘆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諫下

晏嬰

景公令兵搏治當臈水月之間而寒民多凍餒而功不成公怒曰為我殺兵二人晏子曰諾少為閒晏子曰昔者先君莊公之伐于晉也其後殺兵四人今令而殺兵二人是殺師之半也公曰諾是寡人之過也令止之

晏子使于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廼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

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  
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公就  
止之曰夫子曷爲至此始爲大臺之役夫寡人  
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  
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濕  
君爲壹臺而不速成何爲國人皆曰晏子助天  
爲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  
趨仲尼聞之喟然嘆曰古之善爲人臣者聲名  
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

則高譽其君之德美我是以雖事情君能使垂衣  
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  
景公爲長康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  
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穗乎不  
得穫秋風至今殫零落風雨之弗殺也太上之  
靡弊也歌終顧而流涕張躬而舞公就晏子而  
止之曰今日夫子爲賜而誠于寡人是寡人之  
罪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康

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于

席不去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晏子入復曰有術客與醫俱言曰聞嬰子病死願請治之公喜遽起曰病猶可爲乎晏子曰客之道也以爲良醫也請嘗試之君請屏潔沐浴飲食間病者之官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斂已斂而復曰醫不能治病已斂矣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說曰夫子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斂而不以聞吾之爲君名而已矣晏子曰君獨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耶嬰聞

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邪者邇導害者遠讒諛萌通而賢良廢滅是以諂諛繁於間邪行交於國也昔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嬖乎堅刁而滅今君薄於賢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殮死不失愛送死不失哀行傷則溺已愛失則傷生哀失則害性是故聖王節之也卽畢殮不留生事棺槨衣衾不以害生養哭涕處哀不以害生道今朽尸以留生廣愛以傷行脩

哀以害性君之失矣故諸侯之賓客慙入吾國  
本朝之臣慙守其職崇君之行不可以導民從  
君之欲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殮謂之  
僂尸臭而不收謂之陳齕反明王之性行百性  
之誹而內嬖妾於僂齕此之為不可公曰寡人  
不識請因夫子而為之晏子復曰國之士大夫  
諸侯四隣賓客皆在外君其哭而節之仲凡聞  
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暄暄小事之成不若  
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其晏子

之謂歟

公孫接田開疆古治子專景公以勇力搏虎聞  
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  
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  
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  
服其勇敢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  
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  
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  
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

力功勅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  
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  
天而嘆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  
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  
矣接一搏循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  
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  
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  
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  
龍御左騃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

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龍而殺之左操  
騃尾右挈龍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  
治視之則大龍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  
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  
田開疆曰吾勇不予若功不予逮取桃不讓是  
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  
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  
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  
桃而節冶專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



復曰已死矣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問上

晏嬰

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悅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偽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不能與君陷於難

叔向問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  
 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  
 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  
 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  
 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  
 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  
 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

問下

晏嬰

叔向問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  
 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  
 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  
 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  
 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  
 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  
 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

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以內無拂而外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辨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為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暴強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孔子曰：「魯有初。」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雖有禮樂，吾將何用乎？」  
 曰：「無乃爾是過與？」  
 曰：「以是節用，節用則財不竭，財不竭則民足，  
 民足則事功成，事功成則禮樂興，禮樂興則國治，  
 國治則天下歸之，天下歸之則禮樂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雖有禮樂，吾將何用乎？」  
 曰：「無乃爾是過與？」  
 曰：「以是節用，節用則財不竭，財不竭則民足，  
 民足則事功成，事功成則禮樂興，禮樂興則國治，  
 國治則天下歸之，天下歸之則禮樂成。」

襍上

晏嬰

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丘據見晏子中食  
 而肉不足以告景公旦日割地將封晏子晏子  
 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貧而不恨者  
 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以善為師也今封易  
 嬰之師師以輕封以重矣請辭晏子方食景公  
 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使  
 者反言之公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  
 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

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為也厚取之君而不施於民是為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為也進取於君退得罪於士身死而財遷於他人是為宰藏也智者不為也夫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足於中免矣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子辭之

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

公遊於紀得金鼎發視之中有月書曰食魚無反勿乘駑馬公曰善哉知苦言食魚無反則惡其鱗也勿乘駑馬惡其取道不遠也晏子對曰不然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勿乘駑馬則無置不肖於側乎公曰紀有書何以亡也晏子對曰有以亡也嬰聞之君子有道懸之間紀有此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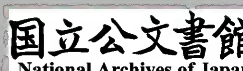
註之鼎不亡何待乎

不肖也... 公曰... 其... 又... 公... 其... 又... 公... 其... 又... 公...

外篇 見之

晏嬰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而  
不見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  
順焉吾疑其為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  
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  
幸見愛無幸見惡誹譽為類聲響相應見行而  
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  
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  
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慙於影獨寢不慙



於魂孔于拔樹削迹不自以為辱窮陳蔡不自以為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傳而貴之今吾望傳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於邇不可止於遠也行存於身不可掩於衆也吾竊議墨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為友不及人以為師今丘失言於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然後仲尼見之

始計

孫武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

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  
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  
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  
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  
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  
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  
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  
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  
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  
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况於無算乎  
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作戰

孫武

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  
 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膝之材車甲之  
 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  
 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  
 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敝而起  
 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覩巧  
 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  
 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

者役不再藉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  
 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  
 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  
 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  
 其七公家之費破軍罷馬甲冑弓矢戟楯矛櫓  
 丘牛大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  
 鍾當吾二十鍾忌 犂趕 一石當吾二十石故  
 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載得車十乘  
 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

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  
 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孫武  
 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  
 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  
 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  
 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  
 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  
 為不得已脩櫓轆責軫温具器械三月而後成  
 距闔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  
 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

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于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

士惑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旣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百戰必敗

一頁不曉對不曉對百知必如  
口吹對吹口百對不吹吹對吹  
吹對吹吹對吹吹對吹吹對吹

軍形

孫武

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  
勝在已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  
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  
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  
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  
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  
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  
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

古世緒 卷之五 四百十四  
聽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兵勢

孫武

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鬪衆如鬪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礮段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

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鷲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鬪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卒待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于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無形神乎神乎至於

虛實

孫武

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于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無形神乎神乎至於



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以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

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已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况遠者數千里近者數里乎以吳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為也敵雖衆可使無鬪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

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  
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  
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  
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  
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  
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  
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  
有短長月有死生

軍爭

孫武

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  
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  
直之計者也軍爭爲利衆爭爲危舉兵而爭利  
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損是故卷甲而趨  
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日擒三將軍  
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  
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

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霆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

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氣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兵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改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此

用兵之法也

用兵之法也。凡用兵之法。必先審時度勢。然後可以決勝。故曰：知時者不可失，知勢者不可乘。時者，天之運也；勢者，地之勢也。天運不可及，地勢不可入。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者，上下同心，內外相應，此其大者也。故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天下皆叛；多助之至，天下皆歸。天下皆歸，天下皆叛，此其小者也。故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天下皆叛；多助之至，天下皆歸。天下皆歸，天下皆叛，此其小者也。故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天下皆叛；多助之至，天下皆歸。天下皆歸，天下皆叛，此其小者也。

行軍篇

孫武

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云勿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此四軍之利皇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

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沮橫井林木蒹葭翳蒼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奸之所也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

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投之無所徃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徃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鬪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徃則諸劌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

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如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

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凡為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北地吾將進其途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使之不活故兵之情圍

則禦不得已則鬪過則從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于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

後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故爲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弁敵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屬於廟堂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用間

孫武

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  
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  
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  
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  
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  
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  
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  
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



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

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仁本

司馬穰苴

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則權  
 權出於戰不出於安人是故殺人安之殺之可  
 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  
 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  
 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  
 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  
 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  
 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

古文世系 卷之五 五十六 三百八  
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  
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  
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  
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  
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  
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  
爲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先王之治順天之  
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辯職  
以爵分祿諸侯說懷海內來服獄弭而兵寢聖

德之至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  
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  
失命亂常悖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  
於諸侯彰明有罪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  
禱於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告於先王然  
後冢宰徵師於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  
歲月日師至於某國會天子正刑冢宰與百官  
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  
無毀土功無燔墻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

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無敵  
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脩正  
其國舉賢立明正刑授職王霸之所以治諸侯  
者六以土地形諸侯以政令平諸侯以禮信親  
諸侯以財力說諸侯以謀人維諸侯以兵革服  
諸侯同利同患以合諸侯比小事大以和諸侯  
會之以法禁者九憑弱犯寡則青之賊賢害民  
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田散則削之負  
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  
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天子

司馬穰苴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士庶之  
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  
先教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  
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  
故方同而意和也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  
國故德義不相踰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  
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  
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掩從

命爲士上賞犯命爲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旣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極脩則百官給矣教極省則民興良矣習貫成則民體俗矣教化之至也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爲固以仁爲勝旣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夏后氏正其德也

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夏賞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

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爲不善之害

也。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則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己，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

孔子贈

程本

子華子曰：夫言之所以感為響，響欲絕而感已移，意之所以將為思，思未革而事前輟，何則？精神之所弗包焉。故也。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齊，而俱王於天下，明旌善類而誅鋤醜厲者，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焉，精誠也。精誠不白，則無以王矣。其在後世，以急刻而責恕，以譌偽而課忠言，非其願意，非其真而保人之弗叛。悲夫！是正坐於夕室也。是白之懸而黑之募也。

是縱擢於陸而發軔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  
幾矣是以欲治之君將以有爲於是者必先正  
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搖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後  
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世雖亂也俗雖汙也  
而曰感不効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晏子問黨

程本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  
華子曰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  
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堯不  
以土階爲陋而有虞氏怵戒於塗髹其尚儉之  
謂歟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在  
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  
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滴嗇其所以出而謹節  
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



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視入以爲出庾氏之職業也操贏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爲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閭里之志也乃若天子者大官也有天下者大器也臨萬品御萬民窮天之產罄地之毛無有不共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執也奈何而以閭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所爲庾氏之職業仰而議夫堯舜之量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汙

俗之所以相欺者也土階塗髹之說野人之所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本聞之堯居於衢室之宮垂衣而屨幅遽如神明之居輯五瑞以見羣后帶幅寫而入覲者如衆星之共北堯則若固有之也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袵衣而鼓五絃之琴畫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則有鸞和動則有珮環步趨中於莖韶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剪者惡有所謂

塗髹以自怵戒者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  
以相欺者也故記所不道也桀紂之亡天下也  
以不仁而不以奢也戒奢者有禮存焉禮之所  
存可約則殺可豐則腆豈有覽四海之賦受九  
咳之經入而土階以居欲有塗髹而不敢也其  
不然也必矣且先王之制也改王則改行旂旒  
冕璪以示登降之品今汙世人不通於禮也處  
尊而偪賤居大而侵小夫以王公之尊而圉隸  
以自奉難爲其下矣不惟以陋于厥躬也而又  
傍無以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祧曰吾以是爲  
儉也不亦夷貊之人矣乎晏子曰善微吾子嬰  
無所聞之也終不敢以論約

無所... 然不... 備... 人... 禮... 也...  
 愈... 不... 夫... 乎... 晏... 子... 曰... 善... 於... 吾... 也...  
 對... 無... 以... 其... 然... 焉... 上... 不... 豐... 其... 宗... 於... 曰... 善... 以... 矣... 矣...

大道

程本

周舍見子華子曰舍聞之身修而名不立無為  
 於擇術矣庶羞百品雜進於盤几而咽不下無  
 為於貴饌矣抱璧而徒乞無為於貴寶矣敢問  
 夫子之所以志子華子曰然釜槩之於量也不  
 能以容於所不受尋墨之於度也不能以及於  
 所不至鈞天廣奏飛鳥過而不止崇楹續拱猱  
 欲逃焉且員動而方息所性不同也火炎而水  
 流習使之然也今以大夫之所處而議本之所

以志必不諧矣無以則有一焉而願因以有獻也夫六虛有精純粹美之氣而不敢傳焉託於物以寫其響流其形於萬有而不敢以有爲試嘗論其微矣佼麗之易苦窳也而醜革則堅牢華璧之易以碎也而金鐵則難陶甚矣物之不可以全也如是是不可以一方取也是不可以一伎爲也惟知此道者庶幾乎其能全今大夫少脩而端慤壯長伉以有立方將揭其昭明焉而以爲人之的其犯難也果其量物也褊而又

且徑往而直前矯拂人之所不欲而規以自立甚無所用之虛名此非本之所得知也夫目之明能見於百步之外而顧不見其背也惟墻之後則無睹也無以則有一焉而願因以有獻也



北宮意問

程本

北宮意問曰上古之世天不愛其寶是以日月  
 淑清而揚光五星循畧而不失其次鳳凰至著  
 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敢問何所  
 脩爲而至於是也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禎  
 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  
 也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上  
 古之世居有以虛宰多以少所以同於人者用  
 舍也所以異於人者神明也神明之運其由也

甚微其効也甚徑與變相蕩遷與化相推移陰陽不能更四序不能虧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挹之而不冲注之而不滿彼其視鳳凰麒麟也豢牢之養爾彼其視澧液甘露也圃澮之寫爾彼其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畦圃之毓爾彼其視玉石環怪凡種種之族者篋襲之藏爾故曰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周公之佐成王也希

膳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歌雍詠勺六服承德凡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聖王已沒天下大亂父子失性君臣失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且日月星辰衡陳於上與治世同焉而已矣故曰天道遠人道邇待著龜而襲吉福之末也顛蹶望拜而謁焉其待則薄矣故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吾恐后世之人主方且唯唯盱盱唯此之事而爲人臣者巧詐誕譎以容悅於其君舍其

所當治而責成於天借或氣然而數繆也忽有  
鍾其變者色澤狀貌非耳目之所屬也於是奉  
以爲祥君臣動色士庶革聽以至作爲聲歌而  
薦之於郊廟錯采績畫而以夸諸其臣民奄然  
以爲後世莫我之如也彼其却數於上世其所  
謂豢牢之養也眀澮之寫也畦圃之毓也篋襲  
之藏也章章如日星之在上也乃始矜跂而以  
爲希有之事夷世而不可以幸冀者也甚矣其  
亦弗該於帝王之量者矣

于華子居於苓塞北宮意公伸承侍縱言而及  
於醫子華子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瀹也  
瀹者養也腑藏之伏也血氣之留也空窾之塞  
也關鬲之礙也意其所未然也意其所將然也  
察於四然者而謹訓於理夫是之謂醫以其所  
有餘也而養其所乏也以其所益多也而養其  
所損也反其所養則益者彌損矣反其所養則  
有餘者彌乏矣察於二反者而加疏瀹焉夫是  
之謂藥故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瀹也瀹

者養也北宮意曰正維是世俗之醫所不能爲也雖然意聞之也有所資於意不如無意之爲愈也有所待於養不如無待之爲愈也敢問人有精神也其升降上下與晝夜相通也與天地相灌注也其爲種凡有幾子華子曰意善哉而之問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謀矣吾次其所以學也而擇取之矣夫天降一氣則五氣隨之寄備於陰陽合氣而成體故有太陽有少陽有太陰有少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故

陽中之陽者火是也陰中之陰者水是也陽中之陰者木是也陰中之陽者金是也土居二氣之中間以治四維在陰而陰在陽而陽故物非土不成人非土不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是故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如之血氣和合榮衛流暢五藏成就神氣舍心魂氣畢具然後成人是故五



藏六腑各有神主精稟於金火氣諧於水木精氣之合是生十物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是也生之所自謂之精兩精相薄謂之神往返謂之魂並精出入謂之魄所以格物謂之心心有思思而有所顧慕謂之慮慮而有所決擇謂之智夫於智十累之上也至於智則知所以持矣知所以持則知所以養矣榮衛之行無失厥常六腑化穀津液布湯故能久長而不弊流水之不腐以其遊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是以精上則滯神昏則伏魂拘則沉魄散則耗心煩則惑志鬱則陷意營則罔思澁則殆慮殫則蒙智礙則愚故所謂持者持此者也所謂養者養此者也意善哉而之間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謀矣公仲子曰夫子之言也而之間也承也得所未之嘗聞如發蔀焉願夫子益其說而稽徵其所以解也子華子曰然言固不可以一而足也夫心也五六之主也精神之

藏六腑各有神主精稟於金火氣諧於水木精氣之合是生十物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是也生之所自謂之精兩精相薄謂之神往返謂之魂並精出入謂之魄所以格物謂之心心有思思而有所顧慕謂之慮慮而有所決擇謂之智夫於智十累之上也至於智則知所以持矣知所以持則知所以養矣榮衛之行無失厥常六腑化穀津液布湯故能久長而不弊流水之不腐以其遊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是以精上則滯神昏則伏魂拘則沉魄散則耗心煩則惑志鬱則陷意營則罔思澁則殆慮殫則蒙智礙則愚故所謂持者持此者也所謂養者養此者也意善哉而之間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謀矣公仲子曰夫子之言也而之間也承也得所未之嘗聞如發蔀焉願夫子益其說而稽徵其所以解也子華子曰然言固不可以一而足也夫心也五六之主也精神之

舍也心之精為火其氣為離其色赤其狀如覆  
 蓮其神為朱鳥其竅上通於舌肝之精為木其  
 氣為震其色清其狀如懸瓠其神為蒼龍其竅  
 上通於目肺之精為金其氣為兌其色白其狀  
 如懸磬其人為伏虎其竅上通於鼻腎之精為  
 水其氣為坎其色黑其狀如介石其神為玄龜  
 其竅上通於耳脾之精為土其氣為戊巳其色  
 黃其狀如覆釜其神為鳳凰其竅上通於口是  
 故脾腎心肝肺五官之司口舌鼻耳目五官之

侯脾之藏意腎之藏精心之藏神肝之藏魂肺  
 之藏魄金木水火土五精之總也寒熱風燥濕  
 五氣之聚也水以潤之火以燠之土以溥之木  
 以敷之金以斂之此以其性言也水之冽也火  
 之炎也土之蒸也木之溫也金之清也此以其  
 氣言也水在下火在上土在中木在左金在右  
 此以其位言也水之平也火之銳也土之圜也  
 木之曲直也金之方也此以其形言也水則因  
 火則革土則化木則變金則從革此以其材言

也水井洫也火爨治也木金器械也土爰稼穡也此以其事言也夫盈於天地之間而克物者惟此五物也凡五物之有不可無也其所無不可有也微者養之使章弱者養之使強損者養之使益不足者養之使有餘無物不養也無物不備也夫是之謂和喜怒哀樂思不能汨也視聽言貌思不能奪也夫是之謂大和之國無待於意而爲醫大和之俗無待於養而爲藥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中無載則道集於虛矣心無累則道載於平矣安平恬愉吐故納新靜與陰同閉動與陽俱開若是者由人而之天合於太初之三氣矣以之正心脩身治國家天下無以易於此術也吾之說盡於此矣二子拱而退書以識之

此處有極大的墨跡，遮蔽了原本的文字。

執中

程本

子華子曰凡物之有所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  
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是以相運也紬  
之紬思由是以相屬也姓柚之柚族由是以有  
分也橘柚之柚味由是以有別也宇宙之宙理  
由是以有傳也禾之油油穀由是以登也雲之  
油油雨由是以降也憂心有紬心由是以動也  
左旋右抽軍由是以正也故凡物之有所由者  
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衣緇  
衣焉援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  
雖亡緇衣然此吾所自為者也澄子曰而弗如  
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所衣  
者禪緇也以禪緇而當我之紡緇也而豈有所  
不得哉子華子曰夫利之昏心也幸於得而已  
矣忘其所以為質者矣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為  
質夫何所憚而不為之哉今世之人求其不為

神氣

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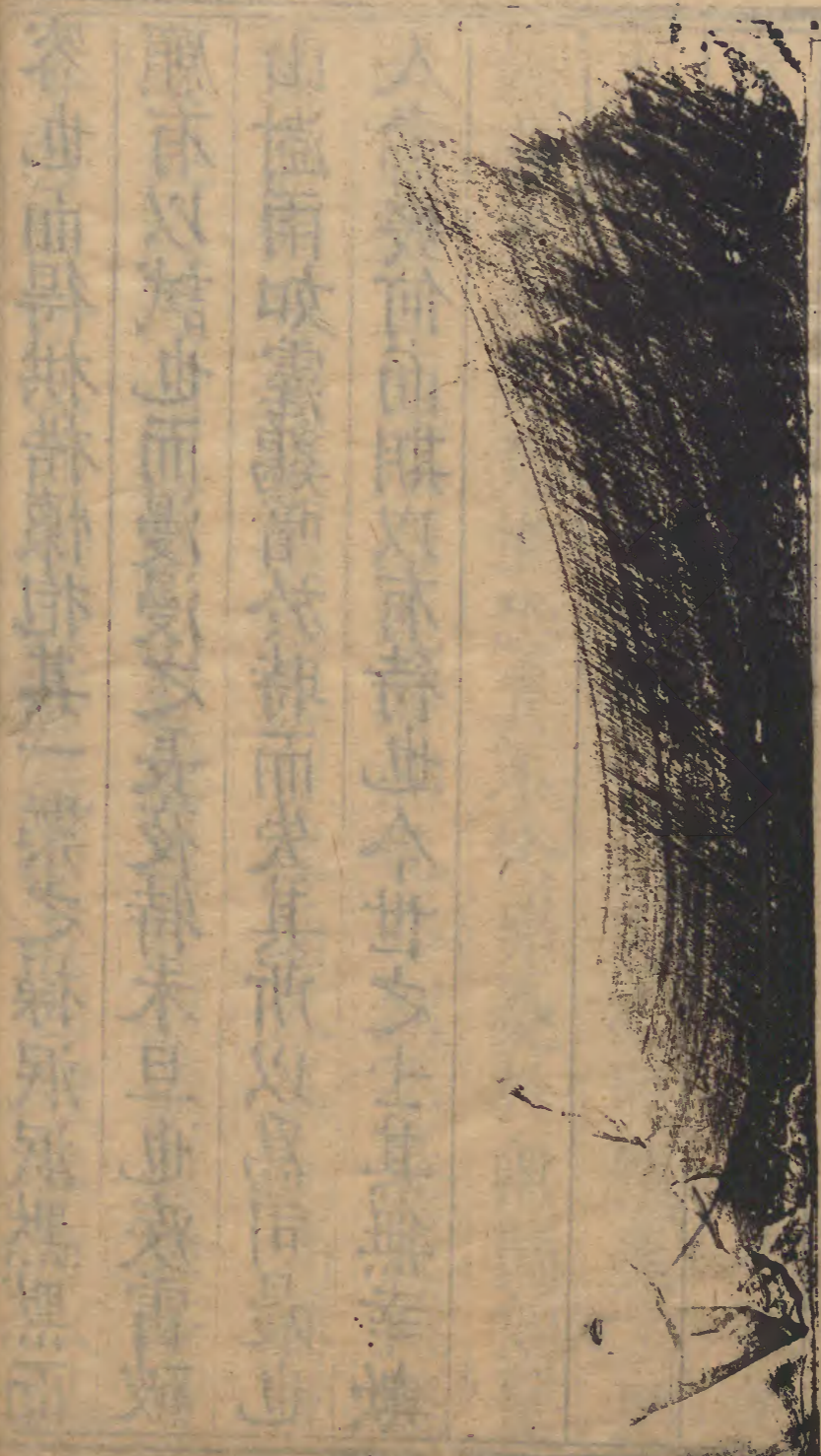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衣緇  
衣焉援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  
雖亡緇衣然此吾所自為者也澄子曰而弗如  
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所衣  
者禪緇也以禪緇而當我之紡緇也而豈有所  
不得哉子華子曰夫利之昏心也幸於得而已  
矣忘其所以為質者矣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為  
質夫何所憚而不為之哉今世之人求其不為

澄子者或寡矣

子華子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閱水以成川  
世閱人而爲世河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脫筈  
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治古之時積美于躬  
如膚革之就克惟恐其不脩弗憂於無聞如擊  
考鼓鐘其傳以四達繹如也今則不然荒飈怒  
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宵零而朱草立槁媁市  
之徒又從而媒孽以髡搖之是以萌意於方寸  
未有毫分也而觸機寔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爲

容也而得拱楛懷抱其一槩之操泯泯默默而  
願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特未旦也疾雷破  
山澍雨如霆鷄暗於時而失其所以爲司晨也  
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今世之士其無幸歟

古文世緒 卷之五 三十一 七十八



精誠

辛鉞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耀列星明  
朗陰陽和調非有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  
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  
接陰陽和萬物生矣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  
心靜漠恬澹悅穆胷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  
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  
無冤刑天下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旨絕國殊  
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

古文世緒 卷之五 三十一 七十八

心施之天下而已故賞善罰暴者正令也其所  
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  
故總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精誠弗至也

老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籌何則有  
心者之於平不如無心者也使廉士守財不如  
閉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於廉不如無欲者  
也人舉其疵則怨鑑見其醜則自善人能接物  
而不與已則免於累矣

符言

辛鉞

老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籌何則有  
心者之於平不如無心者也使廉士守財不如  
閉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於廉不如無欲者  
也人舉其疵則怨鑑見其醜則自善人能接物  
而不與已則免於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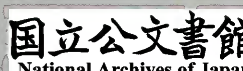




夫道者內視而自反故人不小覺不大迷不小  
 慧不大愚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止水以其內保  
 之止而不外蕩月望日奪光陰不可以承陽日  
 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末不可以強於本枝  
 不可以大於榦上重下輕其覆必易一淵不兩  
 蛟一雌不兩雄一卽定兩卽爭玉在山而草木  
 潤珠生淵而岍不枯蚯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  
 利上食晞堦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清之為明杯  
 水可見眸子濁之為害河水不見太山蘭芷不  
 為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為莫乘而沉君子  
 行道不為莫知而止性之有也以清入濁必困  
 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天二炁卽成虹地二炁卽  
 泄藏人二炁卽生病陰陽不能常且冬且夏月  
 不知晝日不知夜川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地  
 廣者德厚故魚不可以無餌釣獸不可以空器  
 召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螿蟲葵藿為  
 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通於道者若車軸  
 轉於轂中不運於已與之致於千里終而復始

轉於無窮之原也故舉枉與直何如不得舉直  
 與枉勿與遂往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  
 羅之一目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故事或  
 不可前規物或不可預慮故聖人畜道待時也  
 欲致魚者先通谷欲求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  
 聚木茂而鳥集為魚得者非挈而入淵也為後  
 得者非負而上木也縱之所利而已足所踐者  
 淺然待所不踐而後能行心所知者褊然待所  
 不知而後能明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脅亡

而齒寒河水深而壤在山水靜則清清則平平  
 則易易則見物之形形不可併故可以為正使  
 葉落者風搖之也使水濁者物撓之也壁鏃之  
 器礚礚之功也鑊鉚斷割砥礪之力也蚤與驥  
 致千里而不飛無稟糧之資而不饑狡兔得而  
 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名成功遂身退天道  
 然也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視於無有則得  
 所見聽於無聲則得所聞飛鳥反鄉兔走歸窟  
 狐死首丘寒蟄得木各依其所生也水火相憎



鼎鬲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也讒人間之  
父子相危也犬豕不擇噐而食愈肥其體故近  
死鳳凰翔於千仞莫之能致椎固百內而不能  
自椽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背因高爲山  
卽安而不危因下爲淵卽深而魚鼈歸焉溝池  
潦卽溢旱卽枯河海之源淵深而不竭鼈無耳  
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  
蔽精於聰也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  
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紉之爲縞也或爲冠或

爲絺冠則戴枝之絺則足躐之金之勢勝木一  
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掬不能塞江河  
水之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冬有雷夏  
有雹寒暑不變其節霜雪庶庶日出而流傾易  
覆也倚易軒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蘭芷以芳  
不得見霜蟾蜍辟兵壽在五月之望精泄者中  
易殘華非時者不可食舌之與齒孰先弊焉繩  
之與矢孰先直焉使影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  
也與死同病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道者不可

為忠謀使倡吹竽使工撿竅雖中節不可使決  
君形亡焉聾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  
接物步於林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  
海內其所出故能大日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  
不匹猛獸不羣鷲鳥不雙蓋非橈不蔽日輪非  
輻不追疾橈輪未足恃也張弓而射非弦不能  
發發矢之為射十分之一饑馬在廐漠然無聲  
投芻其旁爭心乃生三寸之管無當天下一不能  
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循繩而斷即不過懸

衡而量即不差懸古法以類有時而遂杖格之  
屬有時而施是而行之謂之斷非而行之謂之  
亂農夫勞而君子養愚者言而智者擇見之明  
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黜黜必留其謀百星之明  
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戶之明蝮蛇  
不可為足虎不可為翼今有六尺之席臥而越  
之下才不難立而踰之上才不易勢施異也助  
祭者得嘗救鬪者得傷蔽於不祥之木為雷霆  
所撲日月欲明浮雲蔽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

叢蘭欲脩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蒙塵而欲無昧不可得。絜黃金龜紐賢者以爲佩。土壤布地能者以爲富。故與溺者金玉不如與之。尺素轂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使一軸獨入衆輻皆棄。何近遠之能至。橘柚有鄉。萑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欲觀九州之地。足無千里之行。無政教之原而欲爲萬民之上者難矣。兇兇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君子有酒。小人鞭缶。雖不可好。

自然

辛釡

老子曰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乘衆人之智者卽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者卽無不勝也。用衆人之力者烏獲不足恃也。乘衆人之勢者天下不足用也。無權不可爲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功。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卽舉者不重也。能勝其事卽爲者不難也。聖人兼而用之。故人無棄人。

物無棄材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上仁

辛鉞

老子曰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臣爭事則制於有司以無為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尊其上入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為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申理行墮於位則不能持制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刑則無以與天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

則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  
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已之失而反自責則  
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者  
希有不傷其手矣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  
車攝轡馬服衡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  
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資也人君  
之道無爲而有就也有立而無好也有爲卽議  
有好卽諛議卽可奪諛卽可誘夫以建而制於  
人者不能持國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

唯神化者物莫能勝中欲不出謂之扃外邪不  
入謂之閉中扃外閉何事不節外閉中扃何事  
不成故不用之不爲之而有用之而有爲之不  
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自有可以不知  
爲道以禁苛爲主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考



夫以禁者為主或此則百官之舉各有所  
好之者亦各為之舉故其舉者皆為其所好  
不亦好者為之主乎故古之所謂不舉者亦  
夫謂之謂中然亦不為其所好也夫所謂不  
所好者亦不為其所好也夫所謂不為其所好

循其所以進而答之聖人因之故能用之因之  
循理故能長久今之為君無堯舜之才而慕堯  
舜之治故終顛殞乎混冥之中而事不覺於昭  
明之術是以虛慕欲治之名無益亂世之理也

古文世編 卷之六 左氏

即之世其以盡其忠於前之名無益於後之實也  
其之宗始於顯厥乎其真之中而事不廢於  
其世始於其身又今之為其世無與於其世  
而其世以顯而登之望人因之始於其身

古文世編卷之六

鄭伯克段于鄆

左氏

周鄭交惡

宋穆公召孔父屬殤公

石碏諫寵州吁

魯仲子料衛州吁

臧僖伯諫觀魚

鄭伯告許大夫百里

臧哀伯諫納郟鼎

古文世編 卷之六 左氏 李

宮之奇諫虞假道

晉陰飴甥對秦伯

晉重耳出亡本末

富辰諫以狄伐鄭

展喜犒齊師

晉楚城濮之戰

燭之武說秦伯

秦人伐晉

秦伯以三良殉論

季文子論出莒僕

王孫滿對楚子

楚申叔時論縣陳

鄭伯逆楚師

晉楚戰邲本末

齊國佐對晉人

晉智瑩對楚子

晉侯使呂相絕秦

晉楚鄆陵之戰

魏絳請和戎

綿上之蒐

戎子駒支對范宣子

師曠論衛人出君

子產與范宣子論重幣

叔向被囚終始

子產對伐陳

聲子請復椒舉

子罕論去兵

吳公子札來聘

子產對壞垣

子產不毀鄉校

子產論尹何爲邑

司馬侯論三不殆

椒舉論合諸侯之禮

叔向論鑄刑書

子產論伯有爲厲

子革規楚靈王

古文世編 卷之六  
子產答韓宣子買環

晏子諫誅祝史

晏子侍于湍臺

子產論為政寬猛

古文世編卷之六

龍城玄之陳原道

西吳去聞潘士達編 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鄭伯克段于鄆

左傳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

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蚤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爲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

古文世緒 卷之六  
三百十三  
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  
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  
毋遺繫我獨無賴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  
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  
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  
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  
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賴考叔純孝也愛其母  
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  
乎

周鄭交惡

左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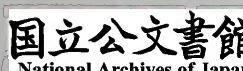
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  
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  
溪沼沚之毛蘋蘩蕓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  
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  
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蘋  
采蘋雅有行葦河酌昭忠信也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

宋穆公召孔父屬殤公

左傳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





卒殤公卽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宋宣公卽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石碻諫寵州吁

左傳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許姜惡之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

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  
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魯仲子料衛州吁

左傳

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  
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  
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恐阻兵無衆安  
恐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  
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  
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古文世編 卷之六 六

不若命... 辨自焚也夫惟和洽其故而... 悉無賸泉財歸猶讓以齊矣夫其... 絲而禁之也夫惟和洽其故而... 如平性曰臣聞以蘇味男不聞以... 濟和洽公而立公聞然泉中曰... 公中子性濟和洽

臧僖伯諫觀魚

左傳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  
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  
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  
以彰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  
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  
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  
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  
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

古文世編 卷之六

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  
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  
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鄭伯告許大夫百里

左傳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  
叔取鄭伯之旗螯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  
瑕叔盈又以螯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  
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  
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  
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  
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老  
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

古文世編 卷之六  
三十一  
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  
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於四方其况能久  
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  
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没于地天其以禮悔禍  
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  
請謁焉如舊婚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  
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  
亡之不暇而况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  
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五園也乃使公孫  
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  
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旣卑矣周  
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旣厭  
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  
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  
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  
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減哀伯諫納郛鼎

左傳

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  
 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  
 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  
 幅舄衡紃紕紕昭其度也藻率鞞鞞鞶厲游纓  
 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  
 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  
 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

古文世編 卷之九

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  
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  
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郛鼎在廟章孰甚焉武  
王克商遷九鼎于維維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  
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  
史聞之曰滅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  
之以德

宮之奇諫虞假道

左傳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  
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  
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  
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  
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  
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  
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  
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

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  
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  
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  
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繫物如  
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  
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  
行也晉不更舉矣

晉陰飴甥對秦伯

左傳

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  
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  
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  
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  
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  
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  
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  
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



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  
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  
侯饋七牢焉

晉重耳出亡本末

左傳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  
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  
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  
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  
人伐廡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  
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  
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  
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

子處狄十三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  
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  
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  
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  
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  
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  
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  
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  
曹共公聞其駢脇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  
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  
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  
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  
乃饋盤餐寘璧焉公子受餐反璧及宋宋襄公  
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  
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  
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  
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  
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尚人

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第固將禮焉况  
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  
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  
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  
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  
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  
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  
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  
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  
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  
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  
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匭沃盥既  
而揮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  
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  
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  
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  
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一、文、七、終、卷、之、六、三、五、一、百、四、五

公于朝既訖，許以人納之。鄭伯謂鄭公曰：「夫以天子之命，而猶欲以人納之，此其所以為難也。且天子之命，猶欲以人納之，此其所以為難也。且天子之命，猶欲以人納之，此其所以為難也。」

富辰諫以狄伐鄭

左傳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成，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邶、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邶、晉、應、韓、武之穆也。」

古文世編 卷之六 十六

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  
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  
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  
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  
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  
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卽聾從昧與  
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  
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  
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  
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禮義之經爲頑  
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  
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猶懼有  
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  
亦云今周德旣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  
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  
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

王與鄭對厥賦將于出外爾  
 無以不世乎男未志歸王又與之其志文及也  
 亦云今風雖對交公其乎又欲風言以歸前文  
 公對其樂而求其成歸歸如以歸報國言其公  
 之休歸歸也歸國其成其樂斯歸我之歸歸不  
 可不重也言之言然歸也昔服之四家其夫風  
 且不歸重也之言然歸也昔服之四家其夫風

展喜犒齊師

左傳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泚之盟故也公  
 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  
 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  
 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  
 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  
 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  
 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  
 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

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  
及君卽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  
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  
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  
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  
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旣不獲命矣敢煩  
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  
晉車七百乘鞞鞞鞅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  
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已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  
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  
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

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  
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溱以中軍  
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  
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  
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  
于踐土

燭之武說秦伯

左傳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  
於楚也晉軍汜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  
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  
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  
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  
也然鄭亡子亦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  
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  
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



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秦人伐晉

左傳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云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秦伯以三良殉論  
左傳  
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  
王違世猶論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  
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  
之采物著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  
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  
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眾隸賴之而後即命  
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

秦伯以三良殉論

左傳

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  
王違世猶論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  
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  
之采物著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  
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  
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眾隸賴之而後即命  
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

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之以此斷則其夫其主宜果釋之而命  
則于之去佛言之與與之切味委之常  
之采則善之請言為之對則之德則良之  
土皆以命之不具其以並表聖晉林之風  
六子代國之率無善人之爾其之何事之  
王對世節節之去而亦令之善人平精曰人  
天子曰秦之天下為盟王世宜若至而  
秦則以二夏無節

季文子論出莒僕

左傳

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  
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  
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  
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  
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  
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  
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  
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

爲凶德夫苜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  
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  
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  
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  
子八人蒼舒曠啟禱戡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  
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  
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  
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  
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  
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  
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於  
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  
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  
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  
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  
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  
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  
則囂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

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饗饗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饗饗投諸四裔以禦魍魎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於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二十之一也無辨與然矣平  
古今文雖未變一吉入法一凶矣然彼之  
可四時辨時賦內入也便休大也二千而八

王孫滿對楚子

左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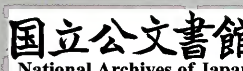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  
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  
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  
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  
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魍魎罔兩莫能逢  
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  
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  
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

底止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七年七百天  
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  
也

*楚申叔時論縣陳*  
*左傳*  
冬楚子為陳夏氏之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  
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  
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  
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  
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  
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  
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  
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

楚申叔時論縣陳 左傳

冬楚子為陳夏氏之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  
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  
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  
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  
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  
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  
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  
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



罪矣而奪之半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  
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  
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  
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  
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  
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鄭伯逆楚師

左傳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  
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  
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  
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  
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  
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  
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  
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



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  
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  
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  
十里而許之平潘廕入盟子良出質

人自夏門至平潘廕入盟子良出質  
晉文公十年春欒子圍欒以木子良入平潘廕不  
吉十圍于大宮且春出東晉國人入圍守野  
十二年春欒子圍欒以木子良入平潘廕不  
欒子圍欒以木子良入平潘廕不

晉楚戰邲本末

左傳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  
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  
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  
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間鄭  
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  
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  
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  
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

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  
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  
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  
事不奸矣薦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  
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  
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  
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  
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  
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  
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  
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  
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  
弱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  
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  
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  
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  
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師而卒以非  
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

古文世編 卷之六 三十三  
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  
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  
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  
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  
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  
雖免而歸必有六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  
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  
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  
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

楚子北師次于郟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  
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旣濟王欲還嬖  
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  
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  
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  
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  
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  
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  
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

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  
之晉師在敖鄆之間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之  
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  
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  
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  
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  
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  
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  
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  
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  
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  
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  
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  
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  
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  
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  
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  
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

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

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鼓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

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爲公族未得而怒欲  
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  
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  
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  
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  
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  
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  
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  
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  
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  
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  
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  
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  
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  
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  
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左  
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  
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

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  
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輓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  
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  
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  
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  
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  
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  
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  
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  
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  
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  
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  
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  
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  
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  
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碁之脫扃  
少進馬還又碁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

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  
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  
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僂在後怒  
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  
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  
莊子以其族反之厨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  
每射抽矢葢納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  
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  
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

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  
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  
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  
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  
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  
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  
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  
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  
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



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  
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  
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  
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  
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  
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  
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  
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  
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  
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  
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  
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歸於怙亂者也夫

齊國佐對晉人

左傳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  
 賂以紀甌王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  
 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  
 齊之封內盡東其畝齊國佐對曰蕭同叔子非  
 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  
 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  
 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  
 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

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

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上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楚子辛未也外世原其不幸也夫命是  
器也此不效也十又不信也則有餘款并其  
圖之雖不承其故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  
願以蘇於青其法亦不與四對對對對對對

晉智瑩對楚子

左傳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  
求知瑩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  
知瑩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  
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  
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  
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  
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  
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

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  
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  
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  
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  
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  
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  
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  
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晉侯使呂相絕秦

左傳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  
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  
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  
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  
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  
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  
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  
則亦旣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

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  
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  
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  
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殺  
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  
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文之  
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  
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  
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卽世康靈

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  
社稷帥我蝨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  
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  
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  
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  
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  
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郤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  
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  
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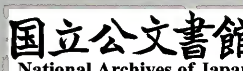
古文世編 卷之六 四  
子三百卅  
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  
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  
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  
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  
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  
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  
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  
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  
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  
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  
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  
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  
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  
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  
利之

不請以請對... 對以... 領來... 寡人... 然不...

晉楚鄆陵之戰

左傳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  
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  
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欒  
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  
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瑩居守卻犢如衛遂  
如齊皆乞師焉欒鷹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  
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  
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





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  
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  
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  
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  
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  
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  
敦厯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  
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  
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  
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  
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  
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  
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  
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  
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  
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  
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  
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

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  
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  
楚皆疆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  
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  
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  
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  
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  
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窵固壘  
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  
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  
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  
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  
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  
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  
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  
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  
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  
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

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  
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  
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  
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  
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  
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  
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  
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  
鄭成公唐荀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  
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  
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  
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  
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  
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誥朝爾射死  
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  
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  
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  
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弔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

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韐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萇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

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毀中唐荀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

魏絳請和戎

左傳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  
 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  
 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  
 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  
 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  
 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  
 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  
 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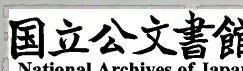
獸棄武羅伯因熊髡龙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戰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

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綿上之蒐

左傳

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使士句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句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



宣子讓其下皆讓樂厲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  
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  
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  
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  
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  
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  
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  
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  
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  
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  
恒必由之



Blank space with faint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戎子駒支對范宣子

左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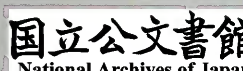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  
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  
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  
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  
州乃祖吾離被苦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  
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  
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  
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

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  
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  
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  
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  
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  
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  
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  
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  
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  
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  
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  
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  
無營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  
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  
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晉人歸魯俘虜而歸其財  
對曰亦於是乎亦於是乎  
無也亦謂其財而歸其財  
贊也亦謂其財而歸其財  
贊也亦謂其財而歸其財  
贊也亦謂其財而歸其財  
贊也亦謂其財而歸其財  
贊也亦謂其財而歸其財  
贊也亦謂其財而歸其財  
贊也亦謂其財而歸其財  
贊也亦謂其財而歸其財

師曠論衛人出君 左傳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  
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  
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  
毋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  
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  
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  
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  
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



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  
人工商阜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  
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  
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  
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  
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  
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  
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  
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子產與范宣子論重幣

左傳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  
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  
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  
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  
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  
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  
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  
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

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叔向被囚終始

左傳

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邠豫董叔邠師申書羊舌虎叔罷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

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  
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  
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  
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  
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  
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  
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  
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  
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  
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  
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  
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之不見於國而賴於國亦不皆其意而勝  
不與多怨而後宜于結與之乘以言而公而  
公亦王莽之命其心以武也其意以文也

子產對伐陳

左傳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  
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  
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  
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  
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  
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  
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  
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

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



訓於即不林以受之  
姑也士其命不拍諸野於戲文于文子  
命亦文公好取雖王以

聲子請復椒舉

左傳

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  
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  
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  
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  
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  
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為之語問晉故  
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  
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

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

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置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

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  
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  
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  
與之郤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  
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及孤疾  
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  
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  
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  
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

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  
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  
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  
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  
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  
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  
皇曰楚師之良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  
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  
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

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  
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  
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  
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  
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  
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  
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  
鳴逆之

子罕論去兵

左傳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  
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  
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  
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  
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  
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  
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  
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

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  
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  
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  
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  
之向戍之謂乎

吳公子札來聘

左傳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  
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  
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  
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  
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  
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  
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

古文世編 卷之六 六十五  
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  
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  
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  
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  
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  
美哉颯颯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  
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  
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  
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

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  
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  
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  
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  
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  
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  
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  
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箛南籥者曰美哉  
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

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箛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疇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子產對壞垣

左傳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克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閘閔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者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旬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

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  
之不問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  
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  
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  
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  
室卑痺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  
庫廡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填館  
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  
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  
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  
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  
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  
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  
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  
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  
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  
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  
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



古文世編 卷之六 三十一  
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  
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  
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  
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  
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子產不毀鄉校

左傳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  
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  
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  
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  
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  
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  
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  
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

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  
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左傳卷之六

子產論尹何爲邑

左傳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  
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  
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  
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  
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  
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  
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  
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

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  
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  
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  
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  
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  
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  
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  
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  
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  
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  
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晉平公以所請欲以告世十文以成思也

司馬侯論三不殆

左傳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君願結驪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違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

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

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

... 且以與夫... 禮記卷之六 十三 一百七

椒舉論合諸侯之禮

左傳

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黷禮以為黷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



古文世統 卷之六  
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  
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  
師善守先代子產善守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  
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  
有六焉又何以規

並叔向論鑄刑書

左傳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  
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  
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  
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  
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  
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  
敬蒞之以疆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  
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

古文世編 卷之六  
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  
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  
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  
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  
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  
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  
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  
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  
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盼聞之國將亡必多  
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  
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患



諸及子蘇平以逐世也則不承命難法大豈  
歸其功之隨平野書曰法書子之言歸不卜不

子產論伯有為厲 左傳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  
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  
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  
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  
國人愈懼其明年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  
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  
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  
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



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  
子問焉曰伯有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  
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  
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  
馮依於人以爲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  
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  
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  
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  
而彊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子革規楚靈王

左傳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  
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  
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  
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  
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  
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  
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  
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

古文世統 卷之六 七十八 三百廿一  
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  
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  
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  
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  
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  
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  
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  
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  
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

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鍼秘  
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  
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  
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右史倚相趨過  
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  
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  
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  
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  
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

古文世編 卷之六 十一  
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  
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  
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  
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  
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子產答韓宣子買環

左傳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  
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  
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  
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間鬼神  
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  
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  
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  
也僑聞君子非有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

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  
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  
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  
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  
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  
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  
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  
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  
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

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  
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  
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  
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句奪爾有利市寶賄我  
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  
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敎敝邑背盟  
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  
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僑若獻玉不  
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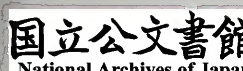
以徵一罪敢辭之

晉公六年冬平晉于欒王師大敗於欒王不  
以徵一罪敢辭之欒王曰欒不也欒王不  
欒王六年冬平晉于欒王師大敗於欒王不  
欒王六年冬平晉于欒王師大敗於欒王不  
欒王六年冬平晉于欒王師大敗於欒王不  
欒王六年冬平晉于欒王師大敗於欒王不  
欒王六年冬平晉于欒王師大敗於欒王不  
欒王六年冬平晉于欒王師大敗於欒王不  
欒王六年冬平晉于欒王師大敗於欒王不  
欒王六年冬平晉于欒王師大敗於欒王不  
欒王六年冬平晉于欒王師大敗於欒王不  
欒王六年冬平晉于欒王師大敗於欒王不

晏子諫誅祝史

左傳

齊侯疥遂疢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  
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  
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  
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  
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  
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  
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  
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



古文世編 卷之六  
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  
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  
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  
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  
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  
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  
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  
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  
暴虐淫從肆行無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

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  
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  
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  
天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  
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  
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  
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  
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  
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

于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  
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  
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  
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  
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晏子侍于遄臺

左傳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  
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  
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  
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  
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  
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  
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  
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旣



古文世經 卷之六  
戒旣平醜噉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  
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  
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  
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  
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  
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摠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  
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  
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  
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

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  
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  
太公因之古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太公因之古者無兵矣賦列之樂非兵也  
此季簡因之休養也則因之嚴故兵因之而  
辨公頃言之樂也亦何辨其言矣賦列故氣也

子產論為政寬猛

左傳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  
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  
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  
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  
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  
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  
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  
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

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  
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  
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  
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布  
政優優百祿是適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  
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詩** 卷之六 和風 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  
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